

爱鸟的“驱鸟人”



马金生对流亭机场自制的双层风动彩轮大加赞赏。



马金生教授(右)在流亭机场做虫情调查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中

12日,素有避暑胜地之称的青岛,气温也超过了36摄氏度,是青岛近几年少见的高温天。无遮无挡的流亭机场,拖拉机驾驶室里,汗流浹背的防鸟队队员正在操控机器割草,76岁的马金生则与一名队员拿着捕虫网在刚修剪后的草地上捕捉昆虫,调查鸟类的食物来源。当日下午,他又和驱鸟队队长马不停蹄地赶往胶州,对新的胶东机场进行鸟类活动的前期调查。

鸟是人类的朋友,可在有些地方,它们却是不受欢迎的,比如飞机场。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,飞机场区大片的草坪和充足的食物吸引大批鸟类在此栖息,而它们的存在却给飞机飞行特别是起降带来重大的隐患,机毁鸟亡事件多次见诸报端。

76岁的鸟击防范专家马金生,从1978年就读华东师范大学鸟类生态学专业研究生开始,深入接触鸟类和研究鸟击防范已近40年。1982年,他开始在山东教育学院从事动物学、鸟类学和生物学教学法的教学和科研工作。2000年,课题“济南遥墙机场鸟撞防治和减少的研究”使他走上了鸟击防范的研究之路。退休之后,马教授全身心投入到鸟击防范的研究中,先后参与了青岛流亭机场、首都国际机场驱赶鹭鸟,以及部队多个机场的生态调研、鸟击防范和减控的研究,并获得“草地环保灭虫拖车”等多项机场鸟防相关专利。

“鸟击防范不是简单的在机场将鸟儿一杀了之,而是广泛进行鸟类的生态调查和鸟击防范的减控的研究。”马金生说。

鸟情调查也不单是调查鸟类本身,马教授有一套自己多年形成的经验,即“三源四地”。“三源”是鸟源、水源、食源。“四地”是栖息地、繁殖地、取食地和水源地。这是一套严格、系统、科学的调查方法。

马教授说,鸟情的调查和驱鸟是一项动态的、持续的工作。流亭机场坐落于白鹭栖息地和取食地之间,机场周围白鹭很多,给安全飞行带来很大隐患,马教授指导机场修剪附近树木的高度,使鹭鸟无法做巢,经过8年不懈努力,终于成功驱赶了白鹭。

将鸟驱离既是为了保护飞机和乘客的安全,也是为了保护鸟类,不到万不得已,机场不会将鸟猎杀。但对个别闯入机场禁区内,危害安全飞行的鸟儿,也会“斩立决”。所以,现在机场更多采用科学文明驱鸟方式,将驱鸟范围扩大到机场外五公里甚至八公里。在远离机场的地方建立生态补偿区,创造比机场更优越的适合鸟类生存的环境,引鸟前往,让鸟儿和飞机共享蓝天,这种方式,则是在大环境整治的基础上采取的更为完善的方式。



太阳能
煤气驱鸟炮
的安装很有
讲究。



流亭机场灯光桥上仿真的驱鸟稻草人。



马金生和省科学院无人机团队在胶东机场进行鸟类资源调查。



机场用拖拉机割草,减少鸟类食物源。



76岁高龄的马金生仍坚持在一线进行防鸟调查。